

鸟也是一种家禽

○ 朱耀照

住在城区，很少见到鸡鸭等家禽。但在门前屋后，见到的鸟却有很多。

在某种意义上，它们也是家禽，家里的一员。

斑鸠，是见得最多。头部小巧，身子肥大，像个优雅的公主。有的脖颈上还有几圈珍珠似的斑点，像是亚洲小姐。它们要么在庭院石板路上散步，要么在门前竹林里穿梭。见人走近，并不害怕，根本没有急于逃走的意图。直到不怀好意的“主人”走到面前伸出双手去抓时，才扑闪一下快速飞离。而低飞到了十来米远，又停下了来。

它们喜欢群居。人们见到的往往是成群活动。一起落到树上，一起散步，一起扑棱着翅膀低飞。夜晚，也一起停落某个地方栖息。

曾有一段时间，十几只斑鸠在我家三楼阳台的不锈钢晾衣架上过夜。每天早上，总有一排约3米长的粪便带留在阳台瓷砖上，青白交杂。让人看了想要呕吐。妻子一边清理，一边咒骂。

听说闪光带能扰乱斑鸠的眼睛而让它们远离，我就买了一圈，想挂在晾衣架上。但因妻子的反对，最终没能用上。

白鹭，这长脚的大禽，也曾光顾我家庭院。我见过几次。

它很机警。一听到人的声音，或开门的声音，就马上飞走。所以每次遇到它，只能见它飞走的背影。那宽宽的翅膀，展开拍打着，力度大到真能扇起旋风，扇起地上的尘土。不要说其它鸟类鱼类，就是让人见了，也有些害怕。

我家葫芦形的鱼池，原本养了许多鱼。朋友钓鱼送的，自己买来不吃的，红鲮鱼、鲫鱼等等，十几年来都养在这。可那一年，总感觉一天一天减少。当时，总猜不透什么缘故。直到那次见到它以后，才有了答案。

可以想象，在家里无人的时候，它是如何飞临庭院，将鱼池当做自家的食盆的。双眼盯着水面，耐心地等待时机。而一旦有某倒霉鬼浮上水面，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用长长的喙啄中猎物的身子，然后一下一下吞进喉咙。

如是我见到的次数是冰山一角，那没见到的次数，应是不少了。

后来，妻子拿一些水草，养在鱼池里。这些水草很快铺展开来，覆盖了整个水面。此后，没再见到它。想必来了几次，毫无所获，就别无所恋地离开了这个曾养育它的“家”了吧。

还有一种鸟，外表丑陋，全身乌黑，比孵化不久的小鸡大不了多少。它非常喜欢人住的房子，常常闯进家里。

但因我家有一扇很大的窗玻璃，飞进来，就难以飞出去。可怜的黑鸟只有一边哀鸣，一边慌忙找出路。可一切徒劳。撞来撞去都是窗玻璃，掉落的黑色羽毛纷纷扬扬，飘向各处。

唯一的方法只能是房主解救。可它一见房主来，就慌忙逃跑。这样，撞窗玻璃的频率更大了。等落到房主手掌，鸟喙淌血，全身痉挛。但它并不知好歹，拼命反抗。凄厉的叫声中，喷射了一长溜粪便，溅得房主手上、衣服上都是脏兮兮的。最终，带着一身腥臭的房主忙握着它来到门外，将这不速之客放飞出去。

不久，重见青天的黑鸟，停在不远的树上，一边歇歇，一边鸣叫。那叫声似乎比先前柔和多了。

不是家禽，胜似家禽。它们自觉不自觉地闯入人类生活。而人类呢，因生活的改善和自然保护意识的增强，已将它们当作伙伴，不再像以前那样猎取它们，将它们当作可食用的野物。这是鸟类的幸运，也是人类的幸运，整个地球的幸福。

回家吃饭

○ 箬 溪

隔了一周没回家，姐姐就唤了：“小妹，这个周末回来吗？你若回来，我去买只大鹅给大家吃。”

这些年走过不少地方，尝过了许多风味，各种菜系的馆子也越开越多。然而，自己娘家的家常菜才落胃，最让人牵肠挂肚。如今食物太丰富，肠胃已经失去了好奇心，吃啥都不惦记，但是，只要老妈老姐一呼唤，没有不去的道理。

于是，冒着“暴力梅”天气赶回家，先接上老爹老妈，一起去家姐家。

一进门，就见老姐在厨房里忙得热火朝天，炒菜的鲜香扑鼻而来。

厨房不大，挤不下帮忙的人，我们就只管逗娃吧。

外甥女晚婚晚育，去年总算得了一娃，小家伙生的周正大方、白白胖胖不说，难得的是脾气温和，除特殊情况，很少耍脾气，难得见他哭。小宝贝乳名“阿满”，我喜欢叫他“满哥”！原来一直用气质好来形容成年人，第一次，我发现，原来小宝宝也是有气质的。满哥身上有一股婴儿难得一见的端庄、沉稳、大方。经常满哥像鱼一样吐泡泡自己玩，或是安静地盯着你看，或是咯咯

开怀大笑，无论被从睡梦中吵醒还是在大人的怀抱间轮动，都不见他焦躁，顶多也只是哼哼，略表不满。

外甥女一见逗娃的来了，把孩子往我怀里一扔，哇，这沉甸甸、香喷喷、粉嫩嫩的小肉团，简直爱死个人么！于是几个老祖宗、小外婆开始新一轮逗娃。

俗话说，三岁看到老。我断言，满哥以后一定是有福气的人，因为从小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。

“饭菜得了，吃饭喽！”厨娘下令了。番茄、辣椒、豇豆、黄瓜都是今天清早去合溪老家摘的，主菜，当然是红烧鹅。来的路上跟老妈在絮叨，我说鹅有草腥气，皮糙肉厚，不好吃。老妈说，本来上周就要吃的，你不在，专等你回来才回老家买的。

这鹅，是老家的秀英姐姐养的。秀英姐家在合溪水库边，每回清明回老家，就看见满园桃花、梨花、油菜花、蚕豆花间，一群鸡鸭鹅在看得见山，望得见水的院子里追逐嬉闹。

一边逗娃，一边吃菜。无论是蔬菜还是荤菜，也讲究出生血统。新摘当季蔬菜清甜爽嫩，散养老鹅肉质劲道、香



采菱忆

○ 杨苏奋

船，吓死我了。”男人们会说：“大惊小怪的干什么？坐着别动，翻不了的，翻了，大不了洗个澡，哈哈哈哈哈。”运河边的女人几乎都会游泳。所以这么说。

吃中午饭时，妇女们会把菱桶聚在一起，像一个大蘑菇似的，在菱荡水面上涌动。大家端起早上带在身边的饭菜，开始嘻嘻哈哈地边吃边聊天。吃了饭，休息了，有的头就挂在菱桶圈上，看蓝天白云。有的已打着呼噜。有的就在那里顺手剥菱吃。当队长喊一声：“开工了——”大家就使劲地用木浆划着菱桶，奔向采菱处。

采菱不会坐菱桶，菱桶真的容易翻身。身子一定要平稳。不能随意伸展。不平衡，菱桶就会翻了。采菱很不自由。在菱桶里，放不开手脚。不能任意站起来，又不能任意躺下去，想挪动一下身子，都得小心翼翼。

13岁的我和一位大爷，被分工在岸边的大船边等候，小船满载着菱过来再

而不腻。本来没指望多么好吃的鹅，不多时，居然菜盆见底了，盛来米饭，舀上汤底，不太吃米饭的我和平时胃口挑剔的老妈，各吃了小二碗，意犹未尽。

舔着嘴上的油，我想起小时候，对门家经常做小土豆红烧肉，我同学就端着饭碗站在门口吃，胖胖的脸蛋上满嘴流油。这一幕情景，几十年过去了，始终没有忘记。就像莫言所说，小时候经历过清贫的人，对食物有着强烈的记忆。我这个看上去还算淑女的人，吃东西跟莫言一样，节奏快而样子狠。西方人用餐不许出声，而中国人在家，酒足饭后，打打嗝，吧嗝吧嗝嘴，是对生活的满足与感恩。

吃的差不多时，老爸才想起发朋友圈，告诉在外辛勤工作的儿子，今天的鹅特好吃。昨天，在我们的家庭朋友圈，已经开展过一场关于小时候放鹅热烈的回忆。那时候的童年，养鸡放鹅，种菜捉鱼，有着太多的回忆。彼时或许不觉得多快乐，现在回想，满满的都是人生体验的富足。

一个家，孩子长大了，开枝散叶。有事没事，常回家吃饭吧！

重阳节所感

○ 刘诗军

秋虫声叠
迟到的桂香愈烈
金灿灿的南瓜黄色的白果叶
莲子饱满红菱艳
举杯邀新月
收获的喜悦
大自然的呢喃亲切
照亮夜

春之帖
坐上高铁
穿越世界
停靠在我心田原野
银发曼舞彩蝶

通向山坡的草地

（组诗）

○ 张敬华

期 待

每天早晨我都会在鸟声中醒来，一窗之隔，我摘下眼罩。

新的一天，我不能不在乎，又不能太在乎。出门看天，天晴，心情会变好，下雨，就带上一把雨伞，听天籁之声。

有多少人像我一样，身体里养着这么一群鸟，怀里藏着这么一把雨伞。

嘴里就有了咸味

河边苇草丛生，如果是早晨，灰棕鸟会和我一起掠过水面。

而现在是黄昏，我站在河边，看到自己胆怯的倒影。

水雾漫上岸，我往河里撒一把盐，轻轻咽一下口水，嘴里就有了咸味。

一个词

独处。无须多虑——如此安然，无常，窗口不再有离人的夜晚。

什么日子？像看似存在又不存在的纪念日，猫和老鼠也来了。

不该因随之而来的，形而上的直觉，而在大理石的光影中生长死。

低头不语。突然喊痛，一种及物的痛，一种不及物的苦。

持有之处，幻觉，无尽的，还是一个词：风声——

小黑暗

这么多的小黑暗，我曾经的爱都藏在它们里面。这些带着光的小黑暗，竟然都还活着。

在黑黢黢的小山丘上，你的小黑暗照亮我。

将某些记忆淡忘，就像这些小黑暗，只剩下它们的小，小小的树枝指向你和我。

还是这些风，抱着我，抱着你，抱着这些小黑暗——

柏树山印象

就在那山坡上空，一群乌鸦欢叫着，让我兴奋地抬起头。

就在那山坡上，柏树林被铁丝网围着，原始的木屋是我最喜欢的。

就在那通向山坡的草地上，一堆堆牛羊粪，假如我有幸踩到。

冷空气

北方的冷空气来了三天，树在寒风中醒来。

行人缩紧身子，年迈的清洁工穿着橘红色的马甲。

树叶飘落——“这不会要谁的命。”以此安慰，暖心。

也常常提醒自己，别忘记某一年的冬天，凌晨，在雨中将一只金毛狗埋在树下。